科貢類 吏道貲選附

秀才 俊秀中之有才學者曰秀才漢取士之制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六科謂之制舉亦曰大科通謂之賢良其制蓋自漢文帝始又有孝廉秀才二等齊梁以來州有秀才之舉蘇氏演義曰漢武有策秀才文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俊乂實在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為文人其通稱謂之秀才

貢士 周禮大司徒邦國舉賢者於王則貢舉之始也唐武德初諸州號明經俊秀州縣試取合格者每年十月隨方物入貢

明經 漢始以明經射策取人以通經多寡補文學掌故唐武德四年辛巳乃置明經之科

武舉 唐選舉志曰武舉蓋起于武后之時其始置在長安二年也唐會要曰長安三年正月十七日詔天下諸州宜教武藝每年準明經進士貢舉例送此武舉之始也

進士　摭言曰周諸侯貢賢於天子升之大學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其事見於禮王制及周官樂正之職此蓋進士之始也摭言又云隋大業中始置進士之科此蓋設科之始也

舉人　即郡國所舉賢良方正孝廉才學之人也漢武帝元光元年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歷唐宋元選舉之制不一金明昌初年設制舉宏詞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科有七焉其試詞賦經義策論中選者謂之進士律科經童中選者曰舉人凡諸進士舉人由鄉至府由府至省及殿試皆中選則官之明太祖洪武三年詔開科舉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著為定例三年一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直隸府縣試於京府外府州縣試於各布政司舉人會試則於禮部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第二場試論一道判語五條詔誥表內科一道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凡應試國子學生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

之未入流者而無錢粮等項粘帶者皆由有司保舉各具年甲籍貫三代本經縣州申府府申
布政司彙冊御試其倡優之家隸卒之徒與居父母之喪者並不許應試 出文獻通考

殿試 事物紀原曰茲禮起於漢武帝其策賢良文曰興自朕躬是也通典曰唐武后載初
元年二月十四日策問貢人于洛城殿殿前試人自此始也宋朝會要曰開寶六年三月太祖御
講武殿覆試宋準於殿廷自是為常制編年通載云御試舉人自此始也

及第 事物紀原曰漢之取士其射策中者謂之高第隋唐以來進士諸科遂有及第之
目宋朝會要曰淳化三年三月四日帝御崇政殿試進士詔糊名考校定其優劣為
五等第一第二等賜及第第三第四賜出身第五賜同出身五等之分自此為始也

唱名 宋朝會要曰雍熙二年三月十五日太宗御崇政殿試進士梁顥首以程試上進帝
嘉其敏速以首科處焉十六日帝按名一一呼之面賜及第唱名賜第蓋自此始

臚傳 宋朝會要曰天子御集英殿以策問試士唱第日皇帝臨軒宰相進三名卷子讀於御案前用牙篦點讀畢宰相拆視姓名則曰某人閤門鴻臚卿則承之傳於階下衛士凡六七人皆齊聲傳其名而呼之謂之傳臚 臚 序也大也上傳語告下也

釋褐 宋朝會要曰太平興國二年賜新及第進士呂蒙正以下綠袍靴笏御前釋褐後遂為例注云褐音曷毛布以毛毳為之賤者所服釋散也解也消也釋褐言釋去賤者之服也

奪標 唐盧肇黃頗皆宜春人同舉郡守獨餞頗明年肇狀元及第歸郡守延肇觀競渡肇作詩曰向道是龍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守大慙

開宴賜花 唐制禮部放榜後勑下之日醵錢於曲江為開嘉宴注云曲江池漢武帝造唐貞元中羅玠及第開宴曲江後遂為故事 ○唐懿宗宴進士於曲江命折花一金合遣中官馳至宴所宣口勑曰便令戴花飲酒世以為榮 ○開嘉宴一作聞喜宴

鹿鳴宴　鹿鳴詩雅篇名注疏云此燕饗賓客之詩也君臣之際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導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乃以鹿鳴起興今博士弟子員鄉試中式者則賜鹿鳴宴義本取此韓愈贈張籍詩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鳴

瓊林宴　宋太平興國八年帝親試禮部貢士宋白王世則等于講武殿始分五甲錫宴於瓊林苑皆賜綠袍鞾笏又寵之以詩遂爲定制

探花宴　唐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年少二人爲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探花使被罰

狀元　狀體也形象也類也又札牒也又形容之也元大也始也又善之長也首也狀元者言一榜善類之首也亦曰狀頭榜眼者榜標榜也言一榜中之眼目也探花即杏園探花之義宋朝會要曰及第

為正奏名正奏名第一甲第二甲勅賜進士及第第三甲第四甲勅賜進士出身第五甲勅賜同進士出身第一狀元承事郎第二榜眼第三探花文林郎第四第五從事郎第六人至五甲終並迪功郎

鴈塔　唐李肇及第偶於慈恩寺鴈塔下題名遂成故事凡新進士於曲江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他時有將相者則朱書之

貢舉　唐選舉志曰隋唐之代貢舉皆考功主試玄宗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典貢舉因詆訶進士李權文章大為權所凌詆朝議以郎官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掌主之永為制禮部選士自此始也

觀光　易觀卦六四云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賓興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

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注云物猶事也三物德行藝也興猶舉也以三事教萬民教既成則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賓客之禮而興起之也

獻賢書　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而受之登於天府藏於祖廟內史書其貳而行焉注云大比按民戶口之數而校閱之也興舉也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則用鄉飲酒之禮以敬禮賢能而與之為賓客厥明賓賢能之明日獻德行道藝之書於王再拜受之重得賢能也天府祖廟寶玉所藏之府登之于天府蓋崇重與寶玉同也祖廟祖考世廟藏蓄也秘也藏于祖廟告於廟而秘藏其名也書其貳謂寫其副本以詔王爵祿之也

射策　釋文云射投射也謂設為問難疑義書之於策不使彰顯有欲射其問意而對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如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是也

勸駕　漢高帝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其有稱明德者長吏必身勸為之駕

注云言有賢者郡守身往勸勉令至京師為駕車遣之免賢者徒步之勞蓋重之也

蕊榜　世傳大羅天放榜於蕊珠宮故稱蕊榜李義山贈同年詩曰同記大羅天上事衆仙何日咏霓裳

金榜　唐崔紹暴卒復甦云見冥間列榜書人姓名將相金榜其次銀榜州縣小官並鐵榜劉禹錫詩榮煌仰金榜錯落飛宸翰○五代孟賓于與李昉同擢第後昉仕宋入翰林而賓于仕南唐為令昉寄賓于詩曰初携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名喧洛下只今詩句滿江南

黃榜　殿試進士自狀元以下俱用黃紙大書姓名甲第張榜掛之故云黃榜宋人賀甲科給騶從歸第曰黃榜開天上形騶出禁中

龍虎榜　唐貞觀八年陸贄主文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如賈稜陳羽歐陽詹韓愈李觀李博李絳劉遵古庾承宣崔群玉王涯等聯名登第一榜皆天下俊傑名士時稱龍虎榜也言得人如龍如虎

甲科　釋文云甲天干之首也故第一甲及第謂登甲科

黃甲　黃甲者由省中降下唱名畢以此升甲之人附於卷末用黃紙書之故曰黃甲是日貢院設香案於庭下狀元引五甲內士人拜香案禮部亦遣官來贊導行禮置黃甲於案中而望闕引拜

敘同年　拜黃甲畢人列兩廊四十人以上東廊四十人以下西廊擇一人最年高者上堂大魁拜之年高者答拜又擇一最年少者上堂拜大魁大魁亦答拜而退謂之敘同年

步蟾宮　五經通義云月中有兎與蟾蜍何也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兎並明陰係於陽也張衡靈憲亭云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嫦娥竊藥奔月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故廣寒清虛之府是名月宮亦曰蟾宮古詞送赴省詩嫦娥剪就綠羅袍待步蟾宮來與換

登雲梯　說文曰及第謂登雲梯謝靈運詩共登青雲梯宋王禹偁詩云青雲陏步登一華

楊紅雪飄香入杏園○楊雄曰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

跳龍門　東漢地理志曰交州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跳越過此即化成龍不得過者曝腮點額血流此水如丹池故唐人比進士登科為跳龍門杜詩云龍門客又新又及第詩禹門三汲浪平地一聲雷注曰禹治水鑿龍門故云禹門

占鰲頭　鰲海中大鼇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列子云有巨靈之鼇負蓬萊之山而忭舞戲於滄海之中又云渤海之東有五山常隨波上下不得暫峙上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山艮象也艮體篤實又有光明之義君子體艮象而心安所止取坤極而隆其上之狀故比士子登科為占鰲頭勸駕詩云高文俱合占鰲頭　此段未雅

泥金　開元遺事新進士及第者以泥金書帖子報喜信於其家謂之泥金信

棘圍　杜氏通典云唐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薦棘圍之以防假濫

撤棘　折榜曰撤棘五代時和凝知貢舉時進士多浮薄喜為諠譁以動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凝為考官撤除棘圍開省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英秀稱為得人

燒尾　邵氏聞見録云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魚躍龍門化為龍時必有雷燒其尾乃化又云虎化為人惟尾不化須得燒去乃化

踏槐　諺云槐花黃舉子忙故赴舉謂之踏槐唐人翁承讚槐詩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句引蟬聲送夕陽憶昔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

攀桂　攀折也月中有桂故云陳元老及第詩引領群仙上紫微雲間相逐步相隨桃花直透三層浪桂子高攀第一枝閬苑更無前騄馬杏園都是後題詩男兒顯達當

如此滿袖天香天下知○晉郗詵舉賢能武帝問卿何如詵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又白樂天與弟敏中行簡俱中科名作詩云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葉盡驚人

釣鼇　列子曰龍伯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唐李白自號海上釣鼇客詳註稍賀類人物內

拾芥　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病患也青紫士大夫公服也俛低首也芥草芥也拾芥言易喻取科第之易也

分香　殷文圭啟云貢樹分香相蓮孳艷注云子貢籍之桂樹分香也　古詩蟾窟香分第一枝

朱衣暗點　宋歐陽修知貢舉閱試卷嘗覺坐後一朱衣人點頭然後文入格始疑侍吏及回視一無所見因語同列三歎嘗有句云文章自古無憑據願朱衣暗點頭又云青夜夢中糊眼處朱衣暗裡點頭時

芙蓉鏡　唐李固言遇老姥與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明年果中狀元有人鏡芙蓉之語所遇老姥乃金天神也

入彀　唐太宗貞觀中私幸端門見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席帽離身　宋太祖建隆初士子猶襲唐俗皆曳袍重帶出則席帽自隨李巽累舉不第鄉人

曰李秀才不知甚時席帽離身及第後乃遺鄉人詩曰為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

佛腳踏李　宋紹興丙午正奏名第一人王十朋特奏名第一人李三錫時宗室子居正奏名榜尾不樂或以詩戲之曰舉頭雖不窺王十仲腳猶能踏李三

回頭見陳　宋師厚[周]在鄭獬榜及第只壓得陳傳一人自賦詩云有眼不堪看鄭獬回頭猶喜見陳傳

○打眊矂　國史補云進士籍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眊矂　匿名造謗曰無名子退而肄業曰過夏

○古者造士告之王公升諸司馬然後論定而官舉無常時漢設賢良極諫之科猶不失三代遺意自光武歲舉啟制順帝孝廉限年寖非古矣唐以詩賦宋雜經義雖做策對而已盡一然唐猶優明經有五十少進士之語至明朝初制滙美前代自解頤外間舉賢良方正如清志所載金雍以鴻博飾治循良聲施陳嘉以明經起家列岳出麾柰何江河益趨益下也章句不諳世務經術時若資格日暮窮途之士困甘升斗以飽

妻孥而焚香撤幕遂界如黑白嗟嗟彼燁若春花馥如秋蘭者竟何時哉　清豐縣科貢列傳

宋人鄙貢士為白蠟明經豈以其日暮途遠摧風摧落不復振乎余謂談經博古之儒躋身青紫策勳竹素纍纍不乏即拔於胄監貢于庠序者亦多標一節以自植善一官以自樹雲蒸霞爛瞻炙方來亦不可以未登科目而槩弁髦之也至如某之謹厚某之篤行某之清介某之醇謹伉慨豈不彬彬大雅君子哉以觀青雲之士蔑矣貢士　章丘縣志論

明太祖三年庚戌詔曰朕設科舉取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六年癸丑又詔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德行為本文藝次之當是時薦舉徵聘並行故得士獨盛然科目終不能罷而三年詔所稱經明行修者遂流而為今之歲舉大率以日暮塗窮打眊燥者充焉於是不得不一歸於科目矣科目禁錮不免束縛豪傑然藉令當今之時而或取他途以進即孔孟之賢

聖嘗著之才猷政如錯投花樣仍貴乎天冠直橋項牖下耳或曰人材明經賢良方
正徵薦之正條封蔭科目之餘波宜矣武弁兵子例貢富翁吏員刀筆老人倉父恐不宜
溷其列余曰汾陽武穆不介冑直不疑司馬長卿不以貲為郎蕭曹不掾吏董公不三老哉
安在其不宜附乎　章丘選舉志

○花樣　盧仝下第出都投逆旅一人附火吟曰學織錦綾工未多乱投机杼錯投梭若教宮錦行家見把似文章笑殺他問之云旧隸宮錦坊今花樣不同且東歸也

○自制科重而孝廉之氣不伸有志者至老死牖下而不悔間有窮途末路乞活一命竊祿升斗
我既不以遠大自期誰肯以遠大望我鰓鰓焉日以潤囊橐養妻子為計是商賈之行
也二者皆譏或曰當奈何曰秉田委吏孔子不以卑賤貶聖寧官負人毋寧人負官可以行
志可以報國亦不失君子素位之大道也苟出不能如海忠介之立功處不能如陳白沙之立
言徒驕語岩穴怨言憤世亦不足稱矣　魏縣孝廉志

○國家以三途取士其搜羅亦曲盡矣國初於貢途尤特重焉以諳練久而虛憍漸磨閱

歷多而世故熟嘗耳至於今日多抱不均之嘆者何哉蓋以出貢之額刊為令甲若魚貫然地方之廣狹人才之盛衰不計也僻地之才壯歲猶可出身名邪多雋至皓首窮經曾不得越橋門而改步豈不悲哉就中猶有選貢准貢空選時換越之捷足者既已先得遲鈍者能不後時乎徒令秋江芙蓉何東風而怨未開不可不為窮途老儒調停也魏縣歲貢志

古者取士薦揚徵聘鄉舉里選未嘗拘拘制科間也制科自隋唐始我國初徵聘制科互相參除猶有古意後制科重而徵聘廢然才人傑士羽翼贊而彪炳者往往發迹此魏科與徵聘並有所隆建則古今姓氏里名何可無述詳載之以紀其盛廣平縣選舉志

取士官人之法唐虞成周其盛哉故廣咨疇則九德不遺於野崇賓興則六行咸舉於鄉至漢唐宋科目則又寖以廣矣顧立法不能無媿於古焉我明監前代異宜定科貢二途意非此非正途應大比應年例遵行至今吾邑未嘗乏人也而姓名年第豈可使之泯泯矣乎慶雲縣科貢志

○蘇東坡曰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覇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

○春秋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定公八年虎欲去三桓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不獲虎驚出奔齊齊侯執虎虎以計逃遂奔晉適趙氏趙簡子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捜索虎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簡子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傳稱善人天地之紀君子邦家之光又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然則天下國家之重端在得

士以為用也取士之法三代尚矣漢唐宋明迄至於今設科取士其制不為不隆矣

所以昭彰治化寧謐海宇也故志科第 平谷縣志

靈秀氣鍾多材踵出莘渭版築人文之光著矣迨漢唐來取士以科人幸以科為榮我朝睹材列為三途而科甲之選漸以加重是翔鸞鶴鷺足驚世睹而著騰飛黃遂破天荒斟文章彪炳植立鏗鏘真有先群而超逸者聖代得人于茲為勝寧不足異乎其賢良徵辟開選舉之華路蔭貢胥吏收選舉之長羅國制士品皆由以勸勵而紀之宜矣

人材論

制科以待士而途旁列為趨者無逆步矣廣途以受才而明並陟為振者無過響矣是故以科目榮士也譬以大牢餌人俾之樂嗜以為甘而蔬菽之味未始不下箸也其以曠秩陞科目也譬以巨麋誘彌俾之競逐而不舍而狐兔之首未始不獻獲也惟上以科目榮士而士以科目自榮名與勢俱嚮畏不習營營

然日需其美階之晉而推轂者又肆為之先引其與必將使人求麋肉而不得并棄兎吐粒而不顧矣是故過險而跌乃見其力從下而從乃達其止駑駕致遠以驅無停策也野航濟廣以操無急楫也孰謂淹流賤品匪與瀛洲芳步蔑聆屢歌雅響哉或曰誕曷不可以誨烏獲而舉曷者必烏獲學謳不可以責韓娥而善謳者必韓娥旋樞東軸不可望加于巍第而調鈞者必巍第以其所自見者誠不凡也嗚呼士君子亦惟自勖而已矣

儒林傳

齊魏收

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廟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

禮樂生記畧

元學士歐陽玄

鎮陽郡學始置樂生十有六人春秋二仲上丁釋奠猶用俗樂延祐五年改作雅樂增置四十有五人至順二年援樂生例請設相禮及諸執事者又置禮生二十有五人尋增置八人然後聲容文物煒然最圻內諸郡教授趙璧懼歲久籍漫謀壽諸石徵予詞以記之夫三代以來學校之制學者入學無不學禮亦無不學樂周時弟子員即禮樂生也更秦燹壞漢叔孫通以魯三十生及其弟子百餘人起朝儀于野外益州刺史王襄命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等詩得郫縣何武與成都楊覆衆等習之帝以為盛德之事召武等賜帛此禮樂生昉見史傳者也今鎮陽為河朔上郡戶口繁夥有司援一二於千百以備一郡制作之美是豈小補哉矧叔孫生之徒皆起家拜爵為郎何武他日仕至三公人才自此途出亦未可量也

科貢叢談

論曰莊定山曰士當食家即荷國恩粟米之征計田地各百餘畝而會饌之設派及八夫僅足每年常數自是而貢舉其費殆將十倍靜思所自孰非吾鄉之膏與脂哉惟窮恐負鄉人斯達能不負天子鄭履淳曰書云既富方穀孔子告冉求亦先富之而後教之今則反是民有一廛之產數畝之業里甲侵之官吏擾之豪貴陵奪之衣食僅能自辦則數者交至必至於窮餓而後免焉既迫于不得已而無以自存乃深思以為彼之敢於困我而我不敢抗者非官府里胥即讀書豪貴之家也我亦有子胡弗教乎於是傾家鬻產教子從師惟冀一得衣冠即可免侵凌之患讀書益多生儒益衆甚或重賄要求以希入學既已異于凡民乃遂以昔之受於人者加諸人又或引類成群侮瀆官府則讀書益多民

可憐

志僅如此

了事

至言

害益衆幼學所圖若此他日登科登第寧肯爲朝廷撫綏萬姓又肯爲鄉里

庇恤小民乎臣不識仲尼之徒流弊一至於此嗚呼二公當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之日而其言若

此至於今日又當何如乎用書於科貢之後以告今之讀聖賢之書者出登州府志

進士題名記

大中丞張 [illegible]

進士題名記

大中丞張壿

國朝進士例題名於太學者示同文昭得人謹授官也郡縣倣而為之者徵育養紀人才重勸懲也故大學三歲一置不為數郡縣一方一置不為繁重厥典也進賢樊公臣以進士守冀州越二年政和民康郡事閒暇慨郡內進士之無紀將竪石題名乃託學正管君九雲謁予請記予考冀之進士自成化辛丑而下得六人焉辛丑而上則無聞也蓋國初仕進者貢舉科第無所軒輊人皆敦質幹而謝詞藻苟顯其身不必自進士出也厥後三途之等有差故禮闈之額增而文藝之習盛士以進士為期乃於貢舉不屑爾此進士有無之辨也夫今之視昔文益郁郁矣然則繼今而興者又何限乎哉雖然予懼進士之多也今士一舉進士則自負不輕而人之望之迥出儔匹當道致憐才之念同年懷庇黨之私故少有足稱即聲聞四達或瑕疵可摘者輒為之掩覆焉故賢者足以樹德能者足以償

功惠者足以溥施廉者足以著守何也德假於權而易行也好者足以弋名拙者足以
保祿刻者足以肆威貪者足以總貨何也利資於勢而易濟也夫德行於權則彰美
流光利濟於勢則聚尤冒醜彰美流光者情稱名矣聚尤冒醜獨不為進士
累哉彼貢舉自視歉然貿固不足駭人而不肖亦難自遂似猶有取焉爾茲予惧
進士之多而又知題名不可緩也是故名登於石則比擬生而優劣形優劣形而毀譽
定毀譽定而鑒戒明轉旋風化之機惟茲是賴故育養之徵人才之紀亦以為勸懲
計爾樊君斯舉謂非當務之急歟抑又有說焉誠意正心為學之要領也士必先乎
此而後公愛憎公愛憎而後審去取去取之宜勸懲之益也不然倒是非昧趨向
安知不以彰美流光者為迂聚尤冒醜者為巧耶茲石也又將為贅物也夫題
部庠者其能講誠正之學脩治平之具以追踪往哲也必矣得無以予言為誕乎部

科第題名記首段

内黄

張文鳳

内黄密邇京畿文化首被更正德嘉靖以来人才之盛比昔有加而顧弗之録無以彰往視来非闕典歟昔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太宗文皇帝改都於北列聖相承繼體守文設科取士兩京十三省每三年一舉凡入舉者共一千三百人有奇於是謂之鄉貢士蓋每一日僅得一人焉三年舉於禮部歲得三百人有奇廷試之如其數於是謂之進士蓋每三日僅得一人焉夫天下之廣兆民之衆而計其所得止於如此嘅惟艱哉故舉進士者皆立碑於太學天子命輔臣一人記之以垂不朽下至郡若邑莫不各有題名碑則并鄉貢士皆得書寔重之也

平谷縣科貢題名記

吉豐陳　烜　本學訓導

取士之法其来尚矣成周有鄉舉里選漢則有賢良茂林明經唐則有進士秀才明則酌

古準今而立制於子午卯酉年鄉試於辰戌丑未年會試復有明經歲貢焉而以此制為取士之法亦一朝之良規也所以立名謂之科貢夫科貢之設名殊而實一者也遊庠序之士以五經四書而端其本領以策論詔誥而廣其經濟科之所録者此也貢之所升者亦此也初何嘗以名之殊而異今日之所習亦未嘗以途之異而岐他日之所施故漢之董仲舒公孫弘以賢良舉者唐之陸贄韓愈以進士舉者而董仲舒天人三策與陸宣公之奏議百篇同一機公孫弘之表章六經與韓退之之左右六經同一道豈山若樵之河若漁之名殊而實異哉且題名有碑所以紀名氏謹歲月示榮觀垂永久也與是列者名固榮矣然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使名著而實不副則亦何足以為榮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觀人者其取以為法焉士登名於茲者必進而友天下之士又進而上春官對大廷將嘉謨嘉猷素所抱者展盡其底蘊以幼之所學而壯行之在廊廟則寅

亮天工在臺諫則責難陳善在岳牧則承流宣化樹功業於當時垂勳名於後世
俾人之觀斯名也稽其人論其世也美其功如漢唐諸君子之照耀簡册膾炙人口則實
有可稱而名之榮也非溢美矣又何擇於科貢哉先儒有曰所入之途雖異所至之域則同
信斯言也於是乎記

科貢異名論

夫天地與人等非甚異于人也天與地得氣之極盛者而成形故大且久人得其氣微以薄故藐然于其中其為物一也吾人與天地為物一固所以為物異也要之元、本、則其大以久者初不異也而人弗知儆焉乃萬起萬滅與彼物而不神者同抑何貴乎名之人也哉況科貢之士得中和至順之氣其聰明特達亦自異于凡民重荷明時作養之盛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公卿大夫暨百執事有闕焉則以克之社稷安危生民休戚風俗醇漓彝倫斁敘大小之事於是乎繫或于可大可久者而亦弗知儆焉又何貴于名科貢為哉若直取其名焉耳則世之窮官大爵何限其富貴氣焰固足以動歆鄉閭奔走庸懦而倏來倏去如夢幻泡影

然名安在耶果無用乎名也則唐虞九德周俊造漢以來孝廉賢
良方正隋唐宋以來明經諸科及今日科貢其間名臣偉器皆足
效用不徒爾也名可少乎夫名之因革與時偕行其獲名與否安於
所遇是皆不可以遂定而必取也至于時之所不能遺窮達之所不可
易可以公共而必取者惟吾一心焉耳夫所謂心豈塊然一物為也蓋
可久可大而天地萬物無與對者是已其理存于易詩書三禮其
義見四子之書即今科貢士幼學而壯行者其道極于性命之源
陰陽之賾初不外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其妙至于均節運化涵育萬物
初不出乎日用飲食宮庭屋漏之無愧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
以聖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之所以賢豈獨加毫末于心哉亦惟能

盡其本然之量而已吾人之所以與我聖賢者亦豈大相遠哉特於含
之分生熟之間耳亦惟在致知之力到主敬之功深求盡其本然之量
而已執此以往可以為吾君輔無窮之業可以為吾民遺無疆之休可
以扶正學之統可以端風化之基處高處卑或進或退無施不可脫
或遭時不造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挈舊物以還元化耳此固所謂
名科貢之士也其盛大之氣不後天地而獨存乎自夫心學不明乃或汲
汲鰓鰓于呫嗶之末相沿夫八寅九蠹之習買櫝還珠去道益遠及
展其功績雖有可觀亦不越迷惑于傍岐斷梗之途焉耳矣吾黃
古名邑科貢之賢布列中外心學之傳夫豈無人題名無石慨往者
弗傳來者不聞也教諭王君治乃閩中進士清恪有文力為是舉蓋

知所務者介其門人胡子樌張子詔来屬予記之顧予以不學闇于政理除名久矣敢為人題名耶姑誦其所聞以請益為吾鄉人其有以敎我乎哉是為記

吏道貲選附

胥史　胥音須相也助也又上聲私呂切音醑周禮天官治官之屬大宰卿至旅下士以下有府史胥徒四者注云卿爵也即上大夫大宰官也下士所治事繁故其員倍於中士而謂之旅也府治藏者猶今之庫官史掌書者猶今之令史胥徒民之給徭役者胥有才智之稱為徒之什長徒猶今之隷卒在官趨走者也丘氏曰自下士以上得王之簡命則為王臣其下府史胥徒官長得自辟召非王命也

司書　周禮天官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以叙其財用考于司會注云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者司書主會計之簿書者正與征同九正謂九賦之征九事謂九賦之事邦中之版以考民数土地之圖以考邦数司會主旬考司書主記籍計治參考則在司會司書但掌其書而已

令史　文獻通考云令史漢官也後漢尚書令史十八人皆選於蘭臺符節簡練有吏能者為之其尚書郎初與令史皆主文簿其職一也郎缺以令史久次者補之光武始案用孝廉孝廉耻焉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補丞尉尚書令鄭弘奏曰職尊賞薄多無樂者請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之

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為都事

明國初因前代之制令有司設司吏許各保貼書二名其後定設掾史令史書吏司吏典吏俱視政事繁簡為額及政事益繁又設提控都吏令史通吏獄典攢典事簡者則裁減之三考滿日冠帶回籍省祭銓部照年份挨次行取各查出身資格選用

漢制郡國歲盡遣上計掾吏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簿東都上計吏多留補郎官

書佐　通典云州之佐吏有別駕治中主簿功曹書佐簿曹兵曹部郡國從事史典郡書佐等官皆州自辟除為百石○典郡書佐每郡國各一人主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漢制也文献通考云漢昭烈既崩諸葛孔明秉政黜惡舉善量能授任不計資敘時犍為郡守李嚴以楊洪為功曹嚴未去郡而洪以才能已為蜀郡守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未去郡而祗已為廣漢郡守　○亦稱書博士

從事　部郡國從事史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舉非法亦漢制也

掾吏　掾倪殿切音硯官屬也漢百官志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崔寔政論曰三公則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位卑職重在朝廷以為榮百官志又云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曹掾初建魏府以毛玠崔琰為東曹掾吏銓衡人物魏縣典史志曰尉小吏也嘗讀史金灘鸂鶒五花綵棒黃綬青雲垂不朽於載籍豈異

入任如寧晉曹鼐由邑幕而大魁天下无明朝之近事豈得謂此哥多刀筆流而少之耶

金灘鸂鶒　唐河南伊闕縣前有大溪僚佐有入臺省者水中先有灘出石礫金砂澄澈可愛時牛僧儒爲尉一日忽報灘出邑僚列進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鸂鶒僧儒祝曰既能有灘何惜鸂鶒宴未竟有一雙鸂鶒飛下不旬日召拜西臺御史

綵棒宣威　魏志曰曹操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入尉廨繕四門造五色綵棒各十餘枚懸門左右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京師斂跡

黃綬青雲　歷代沿革漢大縣兩尉小縣一尉長安有四尉分爲左右部並四百石黃綬大冠主追捕盜賊伺察姦非唐時縣尉多稱少府○唐岑參送楚丘魏少府赴官詩云青袍美少年黃綬一神仙送張少府云草羨青袍色花隨黃綬新又高適同顏少府旅宦詩迹留黃綬人皆羨心在青雲世莫知又陳子昂送齊少府序云黃綬位輕青雲望重

端佐　南史陸徽九綜州綱三端府職皆指幕官也六朝稱府幕曰府端州幕曰州端
節度幕曰節端憲司幕曰憲端○職原曰大邦端佐

佐史　大唐縣有令而置七司如郡制丞為副貳主簿上轄尉分理諸曹録事省受符
歷佐史行其簿書

贊府　唐人呼縣令為明府丞為贊府尉為少府李白又有贊公少公之稱○南部新
書云裴子雨為下邽令張晴為丞會論事移時吏竊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
贊府道晴也

掾史　通典云郡之佐吏秦漢有丞尉丞以佐守尉以典武後漢諸郡分置諸曹掾史畧如
公府隋開皇初詔佐官以曹為名者並改為司從事為名者並改為參軍

王柱之夢　異聞録云明永樂年景州吏目孟驥因入覲待漏於東闕之外是夜上夢東闕前

有擎天白玉柱者四遂驚異焉遣中官出覘之乃四吏目在此人物俊偉俱擢為主事後驟

累官至布政使

邑慕而大魁天下　明曹鼐真定府寧晉人永樂癸卯鄉薦宣德丁未中乙榜授代州學官疏辭不受銓曹銜之改任江西太和縣典史宣德壬子督部工匠赴闕疏乞入試中第二明年廷試宣廟策以羲禹河洛象數鼐對稱旨上親擢第一賜宴于禮部正統乙丑歷官吏部左侍郎仍兼大學士入閣十四年土木之變死於難贈太傅謚文忠

曹鼐以典史中狀元人皆知之洪武辛未榜眼吳言信福建邵武人也以抄鈔局副使中人多未之知也正統壬戌又有松陵驛丞鄭溫中第

明徐晞由吏胥起家遷兵部郎中同官一主事每向吏胥謾罵意在晞也晞不為動後主事殁晞為棺殮送歸官至兵部尚書

吏道論　　劉公非

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為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則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士與吏異吏徒治文書給廝役集詬無節故無可以興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遊學四方以崇名譽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而察舉之難矣

又　　馬端臨 字貴與

按西都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亦由上之人並開二途以取人未嘗抑揚輕重故下之人亦隨其所遇以為進身之階而人品之賢不肖初不係其出身之或為儒或

為吏也是以張湯趙周箄之深文巧詆趙廣漢何並之強明健決固足胥吏氣習也若公孫弘之儒雅丙吉之賢厚龔勝之節操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所謂吏者豈必皆浮薄刻核之流乎後世儒與吏判為二途儒自許以雅而詆吏為俗以剸繁治劇者為不足以語道吏自許以通而誚儒為迂以通經博古者為不足以適時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之法皆不足以得人矣

按成周之制元士以上命官也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後世胥吏作姦犯科不自愛重故為世所輕而儒者恥與為伍秦棄儒崇吏西都因之蕭曹以刀筆吏佐命為元勳故終西都之世公卿多出胥吏而儒雅賢厚之人亦多借徑於吏以發身其時儒與吏未甚分別故以博士弟子之明經者補太守卒吏而不以為恧元成以來至東漢之初流品漸分儒漸鄙吏故以孝廉補尚書郎令史深以為恥然胡廣袁安亦由郡吏而丁邯則不肯為尚

書郎令史何也蓋東都亦未嘗廢試吏入仕之塗雖郡吏亦屑為之及其既以孝廉異科
薦舉徵召則自負清流雖尚書机要之地亦恥其為郎令史矣

徐氏曰東京入仕之途雖不一然由儒科而進者其選亦艱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廣之
賢而為郡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決曹吏王充之
始進也刺史辟為從事徐穉之初筮也太守請補功曹蓋當時仕進之路如此初不以為屈也

明學士陶安曰唐虞三代之世臯夔稷契伊傅周召渾然全才未嘗有儒與吏之名也周官謂儒
以道得民吏以治得民二者並立然猶相濟為用秦不師古棄詩書事刀筆吏始抗儒而反勝
焉漢之時習章句者為儒攻法律者為吏判為兩途宋設經義治事齋人才之興駸駸逼
古吏本於儒也審矣元朝混一治雖尚吏世祖號稱儒教大宗師今職簿書佐官府者通謂
之吏先朝詔旨若曰秀才生員願為吏者俾為之竊論秀才為文行英茂者言生

員但廩食於學校者爾然擢吏恒於生員而名秀才者不得與似非明詔初意此亦吏弊

不諳大體之一也

○陶安又曰朝廷以吏術治天下中土之才積功簿書有致位宰執者時人翕然尚吏雖門第之高華儒流之英雅皆樂趨爲其由儒入吏者歷四考始登于選部此爲吏之常調也有一援陞清要可立致緋紫惟中土之才濟是者十八九方今天下分道二十有二各設風憲贊憲府刑政者曰書吏擇其才能以道揚威德去害官最近

○劉晏爲度支使常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庸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

○延慶州志曰三途並用國朝選材多方矣三考者類多履歷既久諳練已深事使之義明時

務之識遠出而效職一方蓋有白首窮經不知世務者則亦瞠乎其後矣

○唐荆川曰古之循吏含珍懷奇攄猷布畧每為世所稱絕者蓋在當時權任既重且專其居官也又久緣俗而治皆得以自見是以為百姓立殊絕可紀之功乃感之者傳頌於口而後史氏書之以為傳自此之外若州縣佐貳操柄所不在故其所可見者大率緣俗而成事無殊絕故不書也嗚呼緣俗而成亦君子之心也然功不得遂勢而獨立名不得忘分而獨彰一州之政守主之判佐之其設施司理惟守是專判則奉行而已其有利害可否亦惟入告於守順於外曰斯守之猷故民知守之為惠而不知判之與有勞也且無智能無勇功雖君子所願而韜鋒歛鍔敢與守爭名哉故守之賢即判之賢守之邪即判之邪亦可據而知也

○登州府志辟舉論曰自鄉舉里選之制亡而士皆馳騖于文詞之末得人之效彌不逮古論者欲追成周俊造之意倣兩漢孝秀之格而朝多異議士狃恒習迄今

未之行也○登雖小郎以薦辟起家者○彬彬多有○具列於篇○以見文賢無方之盛云○

○吳從先曰效大用者○不妨小試其才○百里奚飯牛而牛肥○卜式牧羊而羊息○其受知於秦穆公○受知於漢武帝○固皆以鄙事託基也○

○殺得人者○方能生人○有恩者必然有怨○若使不陰不陽○隨世波靡○肉菩薩出世○於世何補○此生何用○故人之才品○不在大成小就○眉宇之不同○而在左宜右有○事功之克立○

別開仕進之門疏　　蘇軾

知徐州蘇軾上言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吴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銓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故黄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今世胥史牙校皆

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
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
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
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稅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
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進至
朝廷察其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奸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胥史

國朝胥史之途內外凡歷三考然後注其品第而授之官一以藉其用一以酬其勞且明習法律足以佐州縣之所不周而凡有材智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皆得以異徑側出效驗于世故三途並用誠良法也今流品漸分儒或鄙吏不知漢西都公卿多出胥史國初由吏員位六卿者往往勲業才望迥絕不群是豈吏之果非才哉亦或拘之則才者亦同歸于鄙矣惟以才自異而不覺為所鄙有若漢西都公卿者斯其可稱也已

趙崇顯曰人之才不一大者用世小者亦足為世用國家典章悉備科貢登庠校之所儲薦辟拔草萊之所夥府史胥椽郡邑之所役而又以蔭補官輸貲入監用人之途無遺策矣然独重進士之選仕不出此謂非正途士不得此終身為恨故崇階膴仕率以畀進士他途者多以冗員散秩困之雖超群逸足

之材不能俛首就有司之程度非進士亦終不至大任是朝廷用賢本無方而人自有方也嗚呼吾聞宋儒有言使孔孟在今日亦必應舉則知士君子之欲行道將必由其登庸之途欲求用而先違其所欲用未見其偶矣故曰賢才之進係乎國制之所尚制尚薦辟則賢才以薦辟進制尚科目則賢才以科目顯惟進得其材著功顯德若景諸先生者誠可謂不愧科名而為當世之榮矣 錄景州誌

李蒙泉曰秦始皇四年令百姓納粟米一千石拜爵一級漢文帝從晁錯之言令民入粟於邊拜爵然以多寡階級為差唐宋皆因而不廢然惟漢為得人焉故以貲補郎者如張釋之司馬相如輸財得官者如卜式黃霸皆名臣之流也國朝時行此例則必先作養于太學而後任之以執事則民有才用于無肆旨多由所進以獲顯庸矣

貲選

貲選進納　文獻通考曰漢文帝從晁錯之言令民輸粟六百石納入邊爵上造（第二等）稍增至千石為五大夫（第九等）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十八等）各多少級數為差

○景帝二年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其惟廉士寡欲易足今貲算十以上乃得官（貲萬錢算百二十七也）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貲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貲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按漢初限貲富者乃得官蓋恐其家貧而為吏則必貪故也然致富者多賈人而賈人又不得為吏（有市籍即賈人也）然則貲不及算與及算而為賈人者皆不可以為官則所限者褁矣故景帝詔減作貲算四乃得官云

○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其後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

○馬端臨曰漢初入仕之途不加澄汰恩民之棄本逐末而儲蓄不豐也遂立為入粟之法恩

吏之貲之無藉而貪欲無厭也遂立為貲算之法至武帝以征伐之餘用度不足始立貲
官明開鬻爵賣之門入穀入羊者入奴婢者羨塩冶鐵者皆得入仕至株送之法行則陷之
以罪罟以取其財而復酬之以官於是名器益濫矣

○貲選之法宋南渡後每以軍興開納粟例或為歲歉故許補官金承宋制以入粟多寡為
官階淺深至賣進士元初亦以私粟賑貸者補官紛紛定制遂為常例

○明景泰元年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工選事例與歲貢同自後
納粟入監比其肇端云

○憲宗成化二年禮部尚書姚夔奏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等奏勅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
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粟送監讀書切惟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近因各處
起送納草納馬生員動以萬計已不勝其濫今又行此將令天下以貨為賢士風日趨於

陋尚望其賢有於治理哉宜別為處置上曰祖宗設太學教育人才非由科貢者不得濫進今
賢等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賑民補太學生古無此例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
豈出錢穀之所禮部議是其勿許

洪洲王圻曰明朝納粟入監事例濫觴於景泰後遂例援以賑饑甚至援其例以接濟大工祖
宗朝最重太學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
而與進士等故洪熙初猶選監生　信等為給事中厥後其法寖廢迨至納粟工馬例行
與舉貢皆以例挨次撥歷聽選無復教養之實矣

雲間王洪洲曰貲筭入官昉於西漢謂任富可不貪也厥後以邊費不足輸選成俗雖張釋之黃
霸卜式司馬相如咸由是出不以為諱然終西漢之世雖以貲進身而不害其為名士者得人四五
而已唐宋以來亦間行之大抵由軍興頻匱非獲已也宣德以前科貢之途入太學者猶須

精擇至於景泰開生員納粟納馬入監之例然是時多不過八九百人已而從禮部侍郎姚
夔議遂令不行成化初復開納糧納草納馬之例未久而止二十年山西陝西大饑民相食大臣
以救荒無善策不得已開納粟入監限年餘即止時入監者已至六七千人於是令入監者過兩
月則放依親有願自備薪米寄監讀書者聽尋又令納粟監生年二十四以下寄監讀書
扣年二十五歲以上方准食糧收撥正德四年為預備邊儲十三年以後或以賑濟或以防
禦或以傳奉開上粟入監之例於是納銀之途益廣矣十六年世宗入繼大統詔嚴止之
嘉靖四年又復暫開然須提學官考其能通文義者兩京十三省限不過五千人近來太
僕缺馬戶部缺邊費乃開例益濫遂至市井恒人皆得借俊秀名目輸粟入監者
注選銓部者至數萬人噫匪惟人不榮之且為士所鄙賤之矣

○先大父以負才不羈務制舉業豈當教奇不售稍以三語辟臬掾已謁選得尉滎陽不敢效俗吏謀肥潤也飲水茹荼拮据乃戢不便已而便民民災患禦之民患思捍之其所以咻噢閭左者一聞向隅隱隱切痌瘝不止動于欷噓窘滯已也大得民而以廉能聞當道褒旌儲以待異擢無何遷王官垂橐而去邑人感泣遮軼轅不可留為之建祠立碑大父視之淡然且曰世之有以術居顯要而不能得民心者余以卑官而得民愛慕如是庶幾無愧於尉矣

○明興三途翕受吏治駸駸踔往古霹靂毀發與蕭曹張趙課伯仲者斕然史冊逮後稍限流品貢殊科吏殊貢邑功曹積薪百鍊者僅僅博一尉丞以上無多焉且尉即甚卓異亦以王僚謝如古奮羊豕依日月難也吏既沮於格尚安處簠簋故求賢尉於今日奚啻鳳毛麟角哉乃余館符天中得昔滎陽尉

王公者私竊仰止云

青郡司巡慶雲楊君平冦碑記

張　袞 號水南太常寺 御前翰林侍讀

資格可以論人乎哉資格可以論人則設一制科足矣而鄉科何為也復設一鄉科可矣而鄉貢何為也鄉貢猶可也而掾史何為者哉言語文字每不足以盡人而奇傑瑰瑋之士往往自刀筆中出此聖朝取士左吐右握制科不足繼之鄉科鄉科不足繼之鄉貢鄉貢復不足而郡掾邑史辟召不遺何者無非蒐羅真才以人安國家惠我元元為爾惟羅真才以人安國家惠我元元則何制科鄉科鄉貢掾史之異致耶資格不足累人而人自累之此淑世資格所以益重也有如我青郡司巡楊公則資格誠不足以累之矣公慶雲人也諱應時以邑掾來巡吾青之頑神頑神鎮則誠鷙頑神民則誠獷悍而難理公才則誠奇而消其鷙制其獷悍而坐鎮之

有餘策頑民好訟公作懲刁圖以化之頑民好侈公作耕蚕圖以勸之頑民好亂公籍其士農工商等業日遣人緝之其農于山者公策馬課之民各務本業而亂是用希頑民好鬬毫髮利不能平輙怒目相視揭竿集衆禍及親鄰公訪有德望者数人勞之卮酒諷之飴言置為保正比閭鬬閧者数人往解之有不解者訴之公為陳說利害或懾之法民服公德威而去

辛巳大夥賊王舉王相等叛惡少望風歸之旬月衆至数千聲勢不減唐賽兒馬武寨諸寇鎮如壘卵矣檢校王公棄家逃匿楊公者綸巾揮麈焚香誓衆詔麾下鎗手弓兵密授方畧擒彌之無遺類夫寇誠黠然官兵擊之不克矣而公平之易易何盖寇素忽鎮兵不能制己日夜酣淫民家盜甲兵矢鞍馬公察令鎮民轉移出其不意而搗其巢穴是以賊墮公畫中

兵法所謂奇兵取勝是也不然少後晷刻待其舉兵而制之則雖動海上
諸營士馬糜廢軍興荼毒百姓連年勦捕恐未保得志矣都御史胡公纘
宗聞捷大喜移檄凱燕曰不失一矢而巨盜成擒噫厥功偉矣哉吾青士
民播之歌詩至擬之顏平原許樂陵云是功也吾制科諸人能之乎鄉科
諸人能之乎余固自謂其不能也公誠奇傑瑰瑋之士哉公今去顏矣顏
民張福進姚世清等百八十人倡議建生祠事之鎮士狄希文等咸贍具
舉請余筆之石以寄去思余聞祭法有五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
禦大災能捍大患公之平寇所謂以勞定國能捍大患者也况其善政種
種如吾前所云皆實錄也祠而祀之孰曰不宜夫里巷歌謠或永于金石
瘡痍感刻或深于廟食即不石石矣不祠祠矣若曰徼掾也即不掾視楊

公何如哉後當有才楊公而進諸郡祠有余不文謄諸坭埮云爾嗚呼剪

珉鑱金永德萬年頼有誠思我無妄言正德十六年六月立石

賀授府贊序

盧琦

天下之事有經必有權其道常相須也權豈拂乎經而為之哉正以濟經之所不及耳余於伯崇章老親翁奇傑瑰瑋達時通變不以正途顯而以異路售重有感於經權之間也伯翁浙東會稽人也家世詩禮科第名流指不勝屈延及尊大人曦宇翁幼習儒業苦攻博覽雖墳典丘索靡不研究精奧無奈二豎頻侵殆焉雞骨遂志文正公不得為宰相願為良醫之志神而明之隔垣洞胞之識無異秦緩之視晉侯遂以醫職佐 天子生公兄鳳來及公於京師公篤志敏求好學不倦年二十為鐵學名儒淪黌宮者十五年四經科試薦而復落者兩余讀其所為文未嘗不掩卷長嘆慕其才而惜厥不偶也歲己丑兄鳳來筮仕秦中蒲城二尹值王永强叛罵賊死節雖光馨俎豆而孝襄宗盤捲焉既遭家多難勿免戚戚之窮因棄儒為撫軍掾散致升斗以充甘旨之奉乃以

青箱秘業重教勤邵故公國器亦以韶年登博士弟子員桂林一枝固有可稱者矣公身
為椽史心行不為椽史硜硜自守淡泊寧靜讀書好學無異少時每于花朝月夕或觸
景陳詩或感懷作賦于于自得其樂人不知之公亦不求人之知也己酉秋以例咨銓部考
授五府衆親友謀所以賀之徵文於余余惟士君子秉時命而起果志自立行其所欲
為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有以自見苟得以自見或當用經或當用權皆可以成名不必
泥帖括一家言謂事功必出於科目一途而異經側出者罔殊絕之勳也如漢西都公卿多
出胥史傳其遺事勛業猶足永懷耳如明初由胥史為六卿者更難僕數即我
朝旗下舊臣俱不由科目厥出身加民謨猷才望多逈軼不群豈果異經側出者勿克效
顯于世哉且彼膠柱之儒未諳世務有皓首窮經不得越橋門改步卒卒與草木同腐
視夫奇傑瑰瑋之士通變於登庸之途不拘拘科目者寧切大相徑庭乎昔韓昌黎曰

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劉子政云人之寓代亦須聲譽以發光華故古人志頗酬則晦名於身不以虛聲掩經濟之能志未酬則委身於名亦不以實學廢國家之用茲伯翁蘊質懷文未獲一售乃捨彼取此隨在以展其抱負著其聲名自非性識昭朗氣宇曠遠孰能與此公嘗曰士君子用世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不仕則忘其君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辟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先正有言凡貧賤之士必有所自見然後能有所自立惟公也始克於自見棄之而不疑繼能於自立就之而不惑是公之所用者權也然所以用乎權者即經之所以委曲因應而善乎合道者也敦篤裕如固多有焉行將國家以公爲長城蒼赤以公爲衽席西都公卿事業媲美無窮矣若夫贊政五馬之堂宣上德達下情特餘技耳余屢拭目望之哉

〇盧琦字西峯浙江仁和人餘姚籍丁未進士任編修

贈州吏目煙樂吾序

副使萬崇德

治天下者存乎才有經世之才有匡時之才有治事之才垂紳寅亮世享清寧此經世之才吾以歸之大人極力襄扶功成底定此匡時之才吾以歸之名臣悉心厝置勳業弘鉅此治事之才也吾以歸之能吏大人獨立廟堂萬不得一名臣多列卿尹臺諫千不得一能吏分處郡縣百不得一雖才之大小不同其必用而不可少一也郡縣之才於事功而易見求之愈急得之愈難故每見宏碩之儒提綱於上以振蠱經屯則已勤矣而竟鮮濟則委任之非其才也吾州領樂吾煙公可謂才矣憲使袁公加意興學卜遷善地大壯之擇公董振其事公名家子少學書未成至今遺恨闇此役也有事為榮是以樂趨而祗承之然數千金之費度材不易當也終三年之工計日不易課也崇卑高下之數揆度不易合也前後參差之位審方不易定也數

百匠作千餘募部款一一盡力而無曠焉綜覈尤不易察也公皆設法以督盡情以
窮隨機應發事：中人之膏肓片語斷折諸語闕人之唇齒以故執事服役其中
者皆畏法而不敢私用命而競為勸三閱月而壯麗嶄新無不稱快頌靈公之
力居多也公之才人亦未易及矣尋且填衛之役支河之瀋相襲俱作士民俱以推
公袁公亦兼任之以責成功夫亦知公之才耳公每謂建學填城瀋河大業也吾下
吏得儌上寵靈稱上意旨豎此三不朽即掛冠歸亦足生平哉噫將相卿月之良
從古自辟椽書佐起家者史冊爛焉分內事穿直此耶公不負上上必不負公之才
公勉之處今之時大人名世吾不能指數而嘉郎之得一能吏若此亦奇覯也吾郎
諸文學德公甚深囑余次語以謝因叙此以為贈

賀

魏家灣巡宰趙仁甫惠德清政序 趙諱一焜陝西韓城人

嘗攷昇平之世上有明良都俞之盛下有風清俗美之績熙〻然濟人物於春臺內宣 天子之仁外揚君子之化用是保乂元元謳吟慶頌洋溢遐迩士大夫靡不手額致敬者如我 仁翁趙公克稱焉公為同里著族世德麟炳乎關中者歷有年所公幼習公車業未售毋謂士君子懷瑾握瑜得時而駕焉往不宜何事青紫乃鄙章句而游藝何參以考最底績筮仕其丘巡宰駐節魏灣夫魏灣為貝邑巨鎮也江淮河濟之水悉歸於汶流一線漕艘絡繹軍國攸關且地介南北之交為水陸衝衢距邑治數十里非得巡宰弹壓其何以濟運者荆榛未靖萑苻時萌農畯荒于野狐鼠叢于市絃誦輟于黌商旅裹足於境外百廢而興無一焉自公下車以來諸所設施犁然可舉如力役之征最為民困捽摉送迎

日無寧晷小民奔命不遑何暇計及南畝今則　皇華載道舟車如雲閭閻安堵
而若不聞其声至於鹺課為所耑轄每以嚴緝私鬻徵泝額引為民厲今則侵
漁杜而正賦輸民享樂利之休無事而禁網疎濶惠澤普布皞皞如也有事則
比馭而前戴星而赴有餘裕焉矧　聖天子臨軒聽政勵精求賢不次之擢井
以資格限公以精明康惠小試牛刀行將奏卓異之績晋爵華膴宣仁揚化拜
綸章榮奕代明良都俞之盛再見於今日矣諸君子爲持余言著之錦端以佐
輿人之頌

贈陶長孺南歸序

夫槐陽畿南衝邑也併多紳士宦斯土者能供應於往來之使與事交予賢仁之鬧洶非易〻也況以遞運客員而屆軍興旁午又能敬承予縉紳而無不賓禮門墻則其人之才之品出于尋常者更當何如哉吾友長孺陶子為所宰於此迄今八年　皇華天使東徙周鉄四方玉帛輸貢常勤而民無催呼之擾士多感戴之情可謂克供厥職矣雖然以陶子之才之品固不足以盡其所長吾聞其前任江右也署郡經照事能宣上澤而悉下情及其奉裁赴　部凡同事大夫與紳衿里老莫不恋〻不忍捨而設祖以餞作詩以贈今補以栢亦再借資于尉務士庶莫不樂其廉而服其明始而丁艱今復奉裁將歸同事大夫與紳衿里老亦莫不恋〻不忍捨而各款設祖以餞作詩以贈陶子乎何令人繾綣若此乎且子之丁艱與奉裁

同事大夫與紳衿里老莫不為子痛且惜然不期年而子之服闋補銓將為民父
毋而吾子年正富學已優奉上治下之道可自此以展其經濟文無不為子幸為
子賀也爰置錦幛集同事大夫及縉紳先生與同鄉相知之素者或作詩以贈或
繪圖以呈亦一時之盛一時之榮也子携而懸之於堂聞之於世使子之宗黨與為
國旌賢者知吾子之才之品足以治煩理劇可為民社寄而所在有政聲如此

贈驛宰楊平吾序

袁宏道

今之文章黄金贄而白璧酬非高貴人不及也袁子曰驛宰楊君行也而不佞贈以辭云楊君匏繫一官孱陵孱陵楚中孔道無論楊君一一得上人驩其吏若卒皆嘖嘖嘆也夫為大官稱職易為小官稱職難官大有勞必顯有功必榮華膴可坐而致也且又任意無所左官小則廉矣而不必以廉名忠矣而不必以忠名即得名而亦榆枋間耳要以娥眉易畫嚬笑難工轉盻之間動而得尤者則往往而是吾是以知驛宰之難為也夫惟為大官易則天下士盛飾而入朝不足奇為小官者難則天下之米鹽奔走者陸沉其中亦無足怪然楊君非有華膴之望也又掣肘而不得自由獨以無廉名而廉無忠名而忠其無所為而稱職有如此者楊君之為真可為不愧其行矣又何疑於得此聲邑人士也古之君子不為卿相則多隱

於抱關擊柝之中。監門侯生何豪哉。士在自立不在位。位非所以論楊君也。蓋
楊君爲人。溫然如玉。其行誼固可書。有子又皆奇才。異日必高貴人者也。則謂
予之文章。文高貴人可也。